



○杨伟广

累死人的公开课

教师如此煞费苦心地“做课”，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一位年轻教师透了底：

“作为一次展示本校教学实力的难得机会，像我这样年轻，而且基本功较差的老师根本就挨不上边，得让个素质好的老师上！这可是关系到学校荣誉的大事。对老师来说，如果在这样的公开课评比中获了奖，以后晋升职称、分房子或者去重点中学应聘，这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硬件’。相比之下，奖金倒在其次了。何况还有很多社会力量办的补习班，如果老师在那儿任教，这些奖项可比其他什么牌子都硬，连补课价

码都往上提。”

当然，这个奖可不是很容易就能得到的，用张老师的话说：“一个字，累！”

他这节课准备得如何复杂不说，仅是试讲时这个说这样改、那个说那样改就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再说公开课一句话都不能说错，全然没有平常上课时的自由洒脱，我甚至还到学生那儿去问‘到我讲这个问题你能懂吗？我提这样一个问题有几个人能回答？’一节课虽上得完美精致，但灵魂没有了。”说到这里，张老师一脸的歉意：“两周来我全身心地准备这节课，正常教学一点也没进行，后面的课还得全力赶进度！”

其实张老师大可不必这么辛苦，与张老师有着同样经历，但“做课”经验丰富得多的程建老师透露：要想公开课出彩，不能挑大家熟悉的正课，得让评课的人在听到题目后心想，从未听说公开课有讲这个题目的！这就已经先声夺人了，要是准备得也很充分，怎么讲都差不了。而且说不定听课人会想，不是正课都讲得这么好，讲正课得到什么程度！

说到这里，程建老师很感慨：现在很难有人挑那些实打实的课来讲了，哪节课容易出彩就讲哪节课，那种让人一听就感觉可能会讲得很沉闷的，无论是否是重要的章节，想都没人去想了。

北京某重点中学一位老教研组长关于做课技巧的阐述比程建老师要实用得多：

“准备公开课，关键得看什么人，做什么菜。本教研组内评课是看你的教学基本功，这是由你的发展、你的兴趣、你的爱好和能力决定的，某个难点如何突破，某个问题怎么问等都是硬东西，这来不得虚的。

为了迎接全区的教学改革优质课评选，某中学的张老师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提前两周就开始精雕细琢这一课的教案，几乎用上了他知道的所有新教法，还对这些教学手段运用的时机、方法斟酌了很长时间。

从未摸过计算机的他还专门请人做了这一课的课件，并在别人的帮助下，到讲课地点把投影屏幕调试了很长时间才调试好。另外还专程到市里买了一盘古筝曲，来配这一课的朗诵录音带，在另一所学校任教的爱人也在晚上和他精心讨论投影片的内容及其使用时机，然后到打印社复印出投影片来。

这一切准备就绪后，张老师协调同一年级的其他几位语文老师，在他们的班里把这节课连续上了6遍，并让全体骨干老师都来听、评。汇集了大家的意见后，再一遍遍地予以修改。最后调动了所有的激情和笑容在教委评课老师面前“上”完了这节课。

“当然，还有一招，”他神秘地一笑，“为保证这节课的质量，我把本班成绩不好的学生全用其他班的尖子生替换了。”

课堂上“学生回答个个到位，时间把握分秒不差，教学环节极为流畅自然”，“全堂可谓浑然天成，不着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虽然精力、体力都已近乎透支，评课老师的高度评价仍使张老师一脸的自豪。

其实，张老师花费的精力并不是最多的。据说，他们学校去年“高升”到一所更好的中学的任老师，为了一次省级优质课，准备了整整两个月。教学内容和板书不必说了，连课堂中的每一句话、每个动作，老师在不同教学环节时的表情都找市内的老教师设计过。

曾经，我用微薄的工资资助过几位穷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也还有两位在读大学生需要我的资助；曾经，几位“后进生”的学海之舟桅折帆破，我满怀深情地为他们修桅补帆，他们都或早或晚地成了材；曾经，我为“偏科生”成功地治过“痼”；也曾经，我为“特长生”寻师拜友……曾经，我以为，对学生，“爱着就美丽着”。

后来，乃至现在，我才真正地懂得，师爱，竟是一把双刃的利剑……

一位女生，作文写得特别好，很自然地，她成了语文老师的宠儿。是的，她的立意总是那么清新而又深刻，她的构思总是在不动声色中给你惊喜，她的语言总是那么熨贴而又多姿，老师他自个儿欣赏，拿到班上欣赏，带回家跟妻子欣赏，不断地跟大家品读欣赏。老师不断给她出新的题目，引导她天天写，写出“雨丝”般的情思，写出“春风”般的情调，写出“小雪花”般的睿智……后来，她没考取大学，她数学太差。农村的女孩子，要劳动，要出嫁，要生孩子，尽管她“当作家”之心从未死去，也发表了一些东西，但她有孩子，有丈夫，有婆婆，有许多生计方面的事情要去奔波。每当听说她很是辛苦的时候，大家就都

曾经以为，对学生，“爱着就美丽着”；现在我才真正懂得——

师爱， 是一把双刃的 利剑

○周贵进

觉得不是个滋味。语文老师呢？他今天才懂得，她严重的偏科现象与他单方面的引导不无关系。不，应该说他的责任不可推卸，应该说，是他毁掉了一个有着彩虹般未来的学生的前途。

一位男生，家里穷但成绩好，不善于说话但腼腆可爱。大家都很乐意地帮助他，作为班主任的我更是如此，能添的钱都为他添了，年节时他也是我们家饭桌上的常客。有事没事我都会到教室

里转转，大家说有一半是为了他，因而也都很羡慕他。他的成绩进步也很快，后来一直就保持在前3名。成绩越好，我自然也就越关心他，他呢也就越发地用功。可是临近高考他不行了，首先是不想吃饭，后来是睡不着觉，高考的最后两门他终于没能坚持下来。在医院里，我一直陪着他，他带着疲倦的微笑对我说：“对不起老师了。”在场的人们都流泪，为这孩子的不幸，为老天的不公，甚至还为我对这孩子的爱。是的，人们传诵着有一位怎么怎么关心他们孩子的老师……直到今天我才懂得，是自己充当了一名隐形杀手，是自己没有考虑到这孩子的“可持续发展”，我所谓的“爱”，无形中加重了他本来就很重的思想负担，最终压得他倒了下来。我想，我今天的些许伤感怎能平衡我不安的心灵呢？我甚至想，实在不能做一个称职的老师，那就改行算了，“误人子弟”，你担当得起吗？

“爱生”是一个闪光的教育理念，但“爱孩子，连母鸡也会”。是的，爱还得讲究水平，讲究方法，讲究艺术。像医生一样，光有治好病人的朴素的用心是远远不够的！

（摘自《班主任之友》2002年第3期）

 责编：叶万军

到校内评课，就得看校领导喜欢什么。理科出身的校长看你课堂是否逻辑清晰，问题分析是否丝丝入扣。其他专业的领导看什么呢？热闹！举手的学生多就成，你得迎合他这个需要。要是到区里就得看你讲的内容有没有体现发展的眼光，是否想到了中考、高考的那一层次，得为升学做准备。忽视这些，你的公开课效果一定不好。”

所谓“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这位老教师确是深明个中三昧。

真不知这种所谓的“做课”对教学的真正好处在哪里？

北京市有位小学校长发出疑问：“课本身能做吗？一节课如果是师生在一个问题上展开的有成有败的探讨互动，就不可能是‘做’，不同的孩子有对问题的不同的理解方法，做课要求孩子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达到老师的要求，这本身就不切合实际，而且也违背了师生互动精神。”她忧虑地认为，在整个过程中从没有人想到孩子的感受，这种一切都安排妥当的课在表演时，给学生的感受就是在作假。“那还叫真正的上课吗？”

（舒畅摘自2002年4月10日《中国教育资讯网》）

 责编：涂乃登